

蒲公英

愛書談書



每次赴香港或是大陸有機會總要找些時間逛一逛書局。

老伴總是抱怨我，家裡這麼多書，你看也看不完，還要買。

公英閣小札

有的人喜歡喝酒，有的人好賭博，我好買書，我買的一定是價錢不怎樣貴的書籍。這就是所謂各花入各眼，各有所好。其實老伴只是口頭說說而已，她對我這種嗜好，早就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

我把我那說小是小了點，說不小其實也不算小的書房，就把它命名為「公英閣」。

我自費出了一本幾十年來塗塗寫寫的雜文集，書名就叫《公英閣小札》。其實這是我多年來寫專欄雜文的專欄名字。

記得好幾年前，我與我的第三個兒子去了一趟上海。有一個晚上，父子倆到外灘走走，回旅社已是九點多鐘，我們在一條小巷走著，見到一間書店，店面不是很大，書籍卻琳瑯滿目，書架上，地上擺滿了書籍，我找了不少書，有的還是精裝本。付錢的時候，老板說出的書錢，太便宜了，跟書上的標價差得太遠了。我問老板是不是算錯了。他說這些書都是按書的重量付錢，難怪有不少精裝本。我掏寶似地居然買到些好書，可惜書太重。回家時，行李超載，何況父子倆也拿不動太多的行李。也只能望書興嘆了。

今年聖週孩子們早就安排好出國旅遊。

今年她們安排了去上海。

除了二個兒子，一個女兒及五個小孫孫，說是小孫孫，最年長的孫女也有十三歲了，長得比我這糟老頭還要高大。

讓小孫孫們到十里洋場去見一見他們的祖籍國，見識一下他們曾祖父與祖父的搖籃血跡的國度。

這次的上海行，除了走遍十里洋場，還跑到上海近郊的朱家橋，讓孩子們領略一下祖國的江南風光。

就在朱家橋，我光顧了一間書店，整片舖子，只有一位小姑娘照顧著。

我找到了不少好書，其中有沈從文的《虎雛》。沈從文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作品。

家，以一部《邊城》飲譽三十年代中國文壇。

豆豆的《背叛》，豆豆這位出生於一九七〇年的女作家，本名李雪，《背叛》是她的處女作。她主要作品是：《背叛》，《遙遠的救世主》，《天幕紅塵》。

豆豆的《背叛》與《遙遠的救世主》曾被翻拍成電視劇。

她的《背叛》，《遙遠的救世主》與《天幕紅塵》組成了豆豆的小說三部曲，可惜只買到了《背叛》這本小說。

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地球往事」三部曲之一《三體》，《三體之二黑暗森林》以及《三體之三死神永生》。

劉慈欣是位出生在上世紀的一九六三年，是我所收集到的書籍唯一的科幻小說，可見得我對中國新生代的作家與作品還是個門外漢。

劉慈欣是中國我所認識的唯一的科幻小說家。

他的短篇小說有《帶上她的眼睛》，《地球大炮》等。中篇小說代表作是《流浪地球》，《瞻養上帝》，《瞻養人類》等。小說著重科學元素，同時也對人性與社會問題深入探討的作品。

他的長篇系列與經典之作，主要是《三體》三部曲。還有不少非系列作品，如：《超新星紀元》，《球狀閃電》.....等，都是科幻小說。

這次的上海行還買到了十三部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莫言的作品。該套莫言典藏文集共二十冊，只買到了十三部，可惜了。

遇買了一套連環書《隋唐演義》。小孫孫們見到這些我們也叫小人書的連環畫很是奇怪。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爺爺是唸著這種小人書長大的。記得小時候，一有空就跑到街邊貓著身，付出了僅有的幾毛零用錢租這種小人書，讀得入迷的，講給他們聽，他們是領會不到當時童年時的我們是怎樣過日子的。

以上那些書，付款時又是一番驚喜，每本書都是原價的百分之三十，也就是打七折算。對祖國大陸的書商們的經營，是怎麼一個生態呢！

2024年4月22日

老油條

中國對台灣再多善意也沒用



談天說地

馬英九與習近平2015年在新加坡會面，事隔九年馬英九今天以平民身份，帶上一批台灣青年學子造訪中國大陸，遊覽港珠澳大橋，參觀黃埔軍校，孫中山故居，中山陵，拜祭黃帝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參訪西安兵馬俑，陝西尋根漢代先祖馬援祠，順訪掀開抗日戰爭暴發帷幕的蘆溝橋，攀登萬里長城，高歌一曲「長城頌」，沒有任何遊客包遊遊覽故宮太和殿，這是大陸對他的特別高檔禮遇安排，馬英九有著感情豐富性格，是一位多愁善感一旦遇到觸景生情就淚流滿面的一位台灣過去領袖……

馬英九此次雖以平民身份到中國訪問，大陸方面卻以高規格禮節接待，國台辦主任宋濤也多處一路陪同參觀。習近平也在北京接見馬英九，可算是老朋友事隔多年，相見甚歡融洽地坐下來會談。問題在於今天馬英九已經是一位沒有絲毫政治權力的普通老百姓，要以他此次訪問遍走大陸各大城市的所見所聞及接觸的一切，來勸說和影響民進黨賴清德改變治理台灣的路線，可說是微乎其微。馬英九一路走訪大陸，雖是在兩岸處於硝煙瀾漫緊崩，可能爆發戰爭危險時刻造訪大陸，佔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各自忠誠支持者的立場，它們急切需求的是能以緩和施延一丁點和平的希望。那些居住台灣的國民黨人或鼓吹台獨的民進黨人，甚至那些一大群早受台獨洗腦的年青人，都不會有人會提出兩岸統一忌諱的言論，也從來不會願意要和中國談統一。君不見，從馬英九訪問大陸第一天到馬英九結束回國最後一天，馬英九都未曾隻字提及兩岸統一的事情或話題……

今天馬英九在台灣政治上早已幾乎沒有什麼代表性，馬英九到大陸之前台灣行政院長陳建仁曾挑戰說馬英九在大陸應該提起中華民國是個獨立國家。但為了祭祭民進黨那種賣台的烏鴉嘴，馬英九就聰明故意以口誤的講話方式，說出了多次的「中華民國」。其實像馬英九今天的地位甚至也影響不了國民黨內部的任何走向，它提出的許多意見也未必受國民黨接納，他更沒有資格代表民進黨說話，如今民進

黨賴清德又是赤裸裸一個不折不扣台獨務實工作者。君不見，民進黨是抗中保台，一路走到黑，不願開放大陸旅行團來台，甚至也不接受大陸善意對這次花蓮大地震災難同胞的親情救助，還囂張回嗆大陸誰要你們幫忙救濟？將大陸同胞對台灣親人善意的一點點表示，看成是衛生間馬桶裡拉下的臭屎，這樣冷血無情態度能不叫大陸親人寒心？

所以今天馬英九到訪大陸，雖然受到大陸高度平價和歡迎，所到之處受到了大陸廣大人民親切接待和擁戴，可是，馬英九回到台灣，根本起不了什麼風浪，對這群死硬日裔推行台灣獨立的台灣人，和受民進黨篡改教科書三十餘年來洗腦的台灣青年人，大陸拋出了再多的善意討好台灣人也是無用和多餘的，大陸絕不能對台灣人抱有任何以和平手段來完成兩岸統一的幻想。尤其是今天管治台灣民進黨的賴清德已公開向大陸挑戰，賴清德是一位台獨務實抗中保台的工作者，甚至公開落實甘願淪為被美日玩弄的棋子，用實際行動讓美國軍人進駐台灣，如此狂妄觸犯中國核心利益的底線，大陸除了盡快實自己軍事鬥爭的實力，才能早日以武力解放台灣。不然，請問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嗎？

究其實，今天的馬英九已成為台灣過時政治人物，馬先生在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時，他錯失了成為中國史冊上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當他握住台灣地區軍政大權時，馬英九那種憂柔寡斷，瞻前顧後的決策，沒有膽量促成兩岸成功推出和平統一呼喚的歷史使命，他失去了將台灣帶回中國完成中華民族完全統一的使命和機會，使他能成為兩岸統一史冊上的一位偉大的英雄人物……。以馬英九今天的平民身份去大陸，除了只是一種象徵性的遊山玩水，找老朋友握握手談談心述舊的情誼，再干吃頓北京烤鴨，喝喝茅台酒醉倒自己外，對中華民族領土完整統一沒有絲毫意義……。即使大陸聲聲吶喊兩岸都是一家人，這些主張台灣獨立民進黨日裔蔡英文，賴清德之流的台灣人，也絕不會輕易與大陸談統一，除了刀子插在脖子上，這些死硬日裔台灣人人才會說中國，我錯了……。

稿於2024年四月十五日。

施文志

《玫瑰與坦克》詩集



菲律賓華文文學界的好朋友台灣作家詩人張香華女士在一九八六年為菲華詩人出版《玫瑰與坦克》詩集。由台灣林白出版社出版。

張香華女士在《玫瑰與坦克（代序）》文中說：在婆娑的南中國海，一串島嶼連綿成美麗的菲律賓共和國。在那上面，有一群和我們同一語言、同一血統、同一文化根源的華裔菲律賓詩人，他們永華文寫出優美的詩篇。多少年來，在台灣報刊雜誌上，不斷讀到他們的作品，對這些菲華詩人在浩瀚的英語世界，追求用華文寫詩的熱忱，不但令我興奮感動，也引起我研究他們的詩的濃厚興趣。

而他們的詩，提供了華人在異鄉異土生活的情形與心態，更增加我們熱切到關懷。菲律賓華文，和世界各國其他的華人一樣，不管是土生土長的華僑，或在中國出生，移居外國，而加入所在國國籍。由於語言、種族、風俗習慣的不同，使他們在異國的生存，面臨一種特殊的壓力。這股壓力，有來自核物質環境搏鬥的衝突，也有精神文化層面的抵觸……。

《玫瑰與坦克》【目錄】：張香華：玫瑰與坦克（代序）。和權：菲華詩壇現狀。月曲了：天色已靜、房間曠野、考試前夕。文志：愛過的歲月、睡在母親的懷抱裡、幾尺的感受、痛的感受。王若：無根的葉、竹椅上的母親、鐘斯橋。王勇：屋蓋、海螺、一封待寄的信。平凡：高空

詩稿、醉。白凌：囚、老花眼。白雁子：頂瓜瓜和笑咪咪。江一涯：爆竹之呻吟、菌之永恆、命運。吳天霽：斗室、耶穌的懷念、神、家在千島上。林泉：樹的信仰、湖濱飯店的窗、相簿。林泥水：鴿的聯想、終站、雕龍。和權：蝦、給女兒、拍照、熱水瓶。南根：筷子。亞薇：馬尼拉，誰能輕輕地搖你入夢？、美女樓、三色薰。浩青：琵琶。佩瓊：重逢、霧。若艾：眠床十八垛、爸爸的三張臉。陳一匡：傳遞、長夜、願。許芥子：無題六章、坐看雲起。許露麟：霧、抽煙記、新聞、空河。莊垂明：淚中山河、矮樹、寒風、山的那邊。陳默：出世仔的話、事件、石獅子、縱橫。寒松：下午茶、日曆。雲鶴：野生植物、拔河、雪、鄉愁。楚復生：去國十年、細雨、未名園之晨。綠萍：氣球。劍虹：小皮鞭。鄭承偉：或者你來、完事、一個獨酌悶酒的向晨。劉岷：無題、山中一夜、旅館。蔡銘：岳飛、兒戲、問海。靜銘：年華、沉思、黃昏。謝馨：HaloHalo、鴨仔胎（Balot）、鬥雞、王城。靈隨：蛾之死。

張香華女士說：在這本詩集中，我們

共收錄了菲華詩人三十三人，總集九十怕詩做。以姓名筆劃為順序，並附詩人傳略或簡單的作品賞析，我們以為，這是近數十點來，把菲律賓華人文藝創作中詩的成績，向國人做一較具規模的介紹。以往，叢台北到馬尼拉的文藝活動頻繁，現在讀到這麼多菲華詩人展示給我們的優美詩篇，有機會品嚐回餽，是我們的幸運。感謝千島詩社詩人們的支持，沒有他們的幫忙，我們沒有辦法收集到這麼多優秀詩人的作品，尤其，如果沒有他們去年（一九八五）十一月在馬尼拉招待我，沒有年幾天融洽相處的經驗，我沒有辦法完成編這部書大心願。

也感謝台灣詩季刊發行人林佛兒先生的支持，沒有他的熱心詩運，和對我個人的支持，這本詩野不能面世。今年（一九八六），詩稿截稿前夕，二月間，菲律賓共和國爆發了舉世矚目的大選和政變，我們深為菲律賓華人姐妹兄弟擔心。

如今，當詩卷出版之際，雨過天晴，為紀念巴士海峽兩岸詩人的平安、人民的平安，我們把這冊詩卷定名做：「玫瑰與坦克」。

李芊穎

留在過去的「靈」

——讀白先勇《台北人》



《台北人》的扉頁，白先勇先生寫道：「紀念先父們以及他們那個困難重重的年代。」但在我看來，這短篇小說所繪成的芸芸眾生相，更多的是在紀念那個特殊年代裡，以「靈」「肉」分離的方式，於台北了卻殘生大陸女客們。從《一把青》的朱青，《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的金兆麗，再到《遊園驚夢》的錢夫人，她們在大陸的那段歲月裡，是有喜有悲的，有著自我靈魂的，經動亂後來到台北，她們的「靈」便彷彿也留在了大陸，苦苦掙扎在過去中，不得脫身。

《一把青》中的朱青，彷彿是這14篇小說的人物形象中，最具改變性的一個，從剛開始的民國女學生形象，到後來成了台上的風情歌手朱小姐；從靦腆到沒有半點羞態；從正經的、積極向上的，到沉淪的、酣歌醉舞的，她似乎是變了一個人。可仔細去對比，卻能發現，變的僅僅只是她的肉身，她的靈魂依舊留在了過去，留在了有郭乾在那段日子裡，她來到台北後，選擇了在空軍康樂隊做歌手，仍過著與飛行員密切相關的生活；與她在台北一起玩樂的小顧，與郭乾一樣，是一

名空軍飛行員，體面又帥氣；而她常常去的地方，碰巧也叫「仁愛東村」，這些在苦苦追尋過去的蛛絲馬跡，都暗示出她的「靈」早就墮離機體的郭乾一起去了，停留在南京的那段生離死別的情懷裡，在台北的不過是用肉慾和物慾包裹起來的一具軀體，否則也不會在得知小顧死後，「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紅色的綢睡衣，撈起了褲管蹣跚起腳，在腳趾甲上塗寇丹」，看似無情，實則早已無了心。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的金兆麗，她的「靈」則大概是留在了上海百樂門那輝煌的歲月裡，在那段時日，她是九天瑤女白虎星轉世，是到黃埔灘頭擾亂人間的「玉觀音」，多少「大金龜」在她身上下功夫都未能抱得美人歸，甚至她還跟那些搶著嫁給富老頭的姐妹洩憤下過海口：「我沒有你們那樣餓錢，個個去捧棺材板」，她有年齡的資本，有美貌的優勢，是孤傲的，不同流俗的，對愛情有著個人追求的。但在無情歲月面前，這樣一個有心氣的舞孃也是認了命，她放任自己的「靈」在上海百樂門裡繼續徘徊，與童經理鬥氣時，暗自地念：「百樂門裡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瓊的舞池還寬敞些呢，童得懷那付嘴臉在百樂門掏糞坑未必有他的

份」；與復紅美作比較時，不屑地想：「比起她玉觀音金兆麗在上海百樂門時代的那種風頭，還差了一大截」；見到會臉紅的舞場嫩角色，不經意憶起與月如的相識相遇。但到了最末，能留在過去的，卻只能是她的「靈」，她的肉身已經衰老，已經不允許她再像先前那般任性，她為了日後生計，終究是不得不委身於一個年老富翁。

在小說的最後，她抱著那個年輕男人，喚著輕柔的「一二三——」，我想，在這節奏聲中，她的「靈」應該在上海百樂門得以酣睡了吧。

《遊園驚夢》中的錢夫人，她在小說中對於過去的留念是最為明顯的，哪怕知道「台北不興長旗袍」，但因總覺得「台灣的衣料粗糙，光澤扎眼，尤其是絲綢，那裡及得上大陸貨那麼細緻，那麼柔熟」，她還是穿上了過去從南京帶回來的杭綢長袍；她無奈喝下花彫酒時，心裡想的也是過去：「台灣的花彫到底不及大陸的那麼醇厚，飲下去終究有點割喉」，過去的物尚且讓她這般牽懷，更何況那曾享受過的榮華富貴，和那一段痛得讓她刻骨銘心的「愛情」呢？從進門開始，她就對寶夫人公館裡的樣樣擺設、古玩如數家珍，聯想起過去自己在南京城的顯赫風光；後來，蔣碧月和程參謀在她面前你儂我儂的刻意調情，更是血淋淋地把塵封在她記憶深處的傷口剖開——

自己那唯一一段愛情最後竟是被親生妹妹奪了去。那一剎，所有的回憶都隨著酒意湧上腦海，她本以為自己早已忘卻這些舊事，直到這刻，卻猛然發現自己的「靈」一直就待在往日舊夢裡，無論是身為藍田玉的傲，還是當上錢太太的嬌，亦或是被橫刀奪愛的傷，她都未曾忘卻過、釋懷過，游了公館，驚醒了滄桑舊夢，她在說「嗓子啞了」之時，不知是否有發現自己落在南京城的「靈」呢？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朱青也好，金兆麗也好，錢夫人也好，她們生命的色彩都停留在了過去，在台北的她們，縱然外表光鮮亮麗又或風韻猶存，都掩蓋不了早已失了色的自己，也許有一天她們回望，重新掀開過去的記憶，會望見燈火闌珊處的自己，那個有著「靈」的自己。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